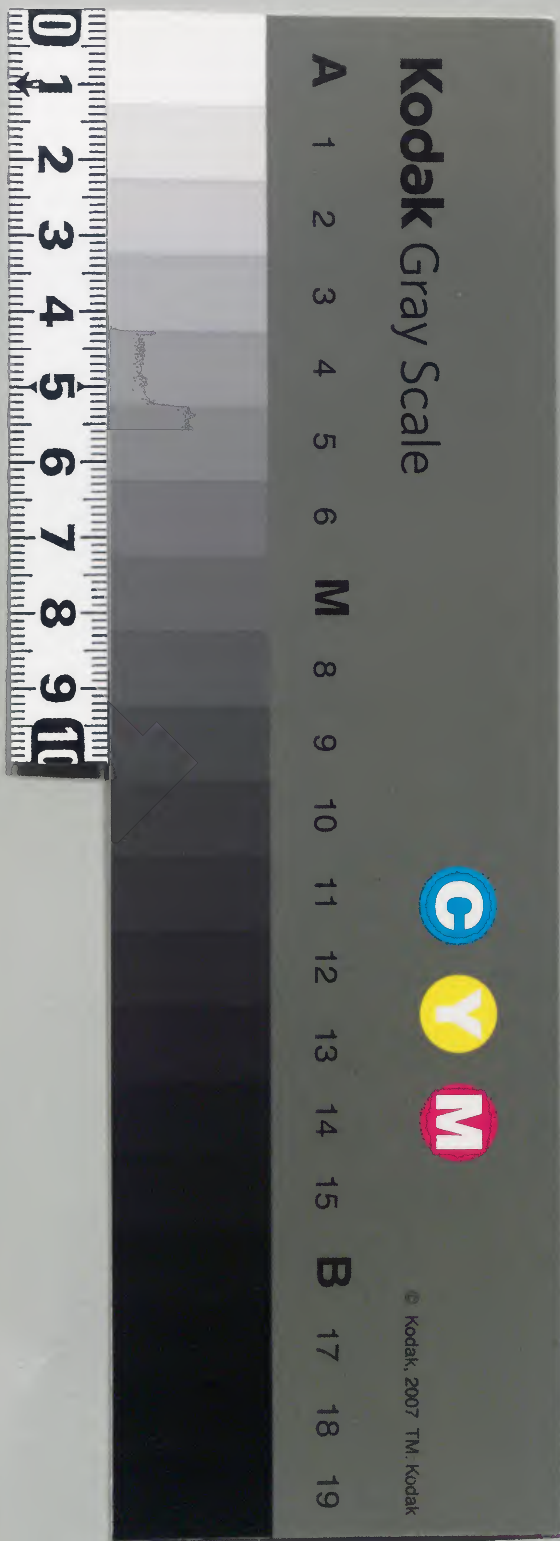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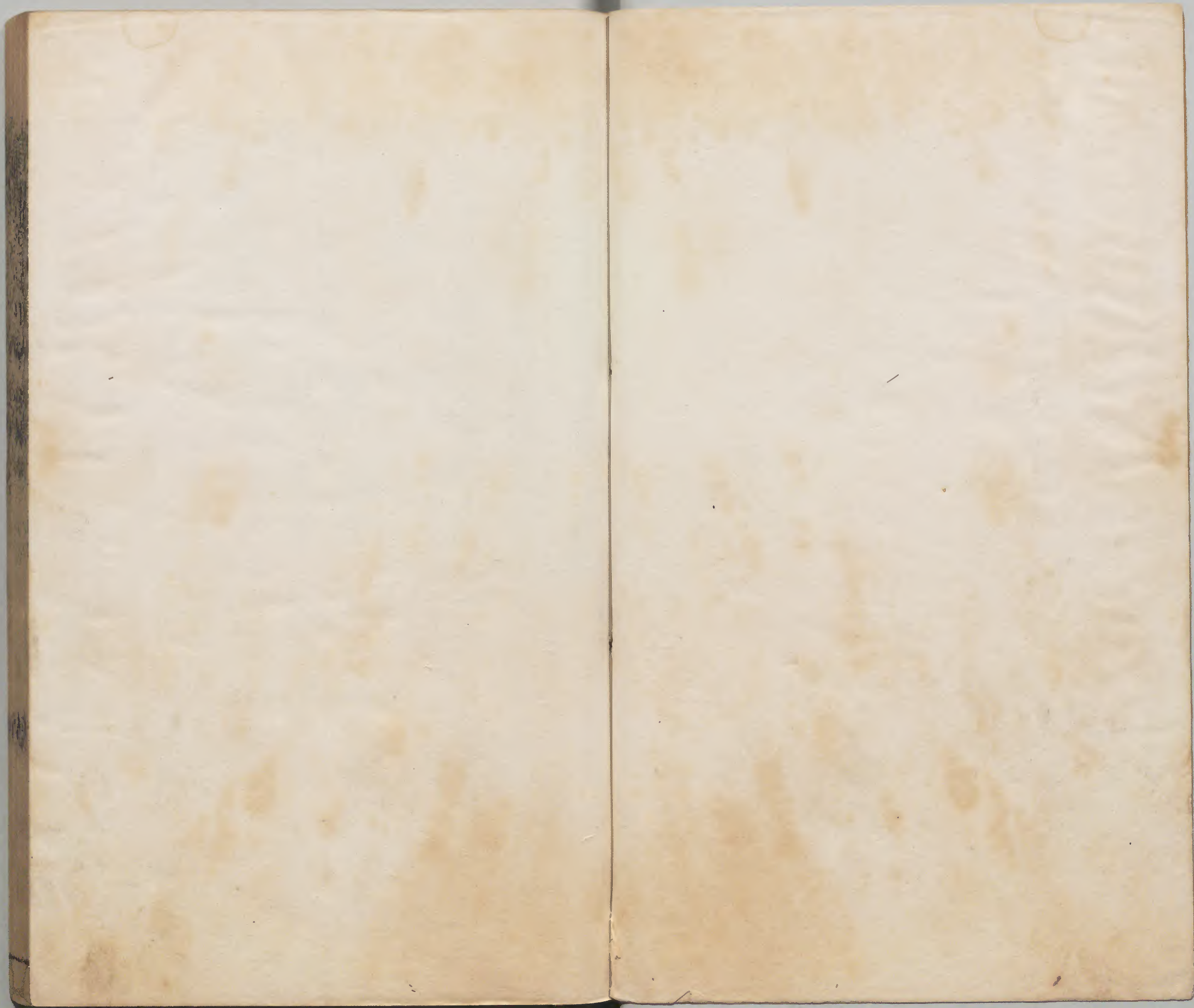
後漢紀

自二百八十六  
至二百八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32)	
函號	別	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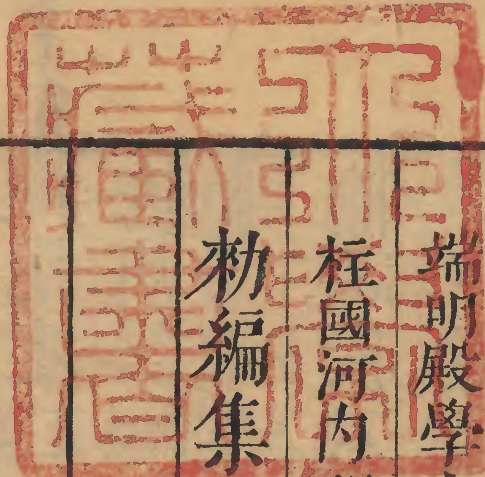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漢紀一

一起疆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

高祖本沙陀部人，居於太原，及得中國，  
自以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  
陽王昺之後，國號曰漢，通鑑已前以有  
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嵩，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

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

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乘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

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

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没字

耶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汝昔鎮邢州已累表

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考

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于野邪律氏疏之帝詰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

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

之遣白封禪寺今從陷蕃記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呼火故翻契

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

當使汝曹蘇息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一日更息曰蘇我無心南

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杜威等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

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戊子執

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勳因

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命左右鬻食之未幾鬻力充

豈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



父舊兵授之

既授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舊兵

高勳訴張彥澤

殺其家人於契丹主

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為

契丹主所親

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

鎖之

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傳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

以彥澤之罪宣

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

罪已丑斬彥澤住兒於其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

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號戶刀翻詬詈苦

出鎖

斷音短腕烏貫翻

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

髓

髓悉委翻

齧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

寅宿陳橋

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鎮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

歾

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

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

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

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

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

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

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

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

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

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



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

此契丹所

授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

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

契丹主

數遣使存問

數所角翻

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

恐見殺也時

雨雪連旬外無供億

毛居正曰供億擬有儲待之意供億猶供擬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

供之以待其乏也

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

嚴僧之報

吾嘗於此飯僧數萬

飯扶晚翻

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

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

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

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

晉主陰所守者乃稍得食

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

入晉宮

都城諸門及宮

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

懼有變也

磔犬於門

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

厭涉格翻厭於葉翻

契丹主謂羣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

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

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

居皆如舊制

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

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

二人名皆禮重之

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未

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

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

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

被皮

可以事虜何論五主

中華廉耻掃地



義翻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

之子也史建瑋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

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

契丹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契丹國重即復舊名其志恩背主此特末節耳契

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貯丁呂翻恒州恒戶登翻驅馬數

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將即亮翻及河契丹

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

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

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

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

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

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

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冒莫非翻

爲于僞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契丹主變色

此言覘契丹之意不特爲晉兵發也契丹主變色

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僅能

得之豈爲它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延壽曰晉國南

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

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袤音茂邊於

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偏



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

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

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

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

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見事

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 既而返為寇讐非向與吾戰辛

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

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復扶又翻 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

不質其妻子質音致 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

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

稱之為大王處昌呂翻 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

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

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

泰三年也為於偽翻 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

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施式豉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

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用翻 契丹遣三

百騎接送之接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援 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

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



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

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

下因傾貲以獻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晉主至

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

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

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契丹主以

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

事兼侍中 考異曰實錄作永康王元欲之弟留珪

為義成節度使元欲姊婿潘聿然為橫海節度使聿

律翻然乃珍翻 考異曰周太祖趙延壽之子匡贊

為護國節度使為趙匡贊後以漢將張彥超為雄武

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

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

鳳翔府事侯益後以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

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史匡威不受代

史匡威據涇契丹勢稍沮沮在晉昌節度使趙在

禮入朝自長安入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

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契丹也事

二百八十三卷晉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

高祖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

李肅

通鑑卷一百八十六 後漢紀一 高祖



契丹亦知之

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

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

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

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

謹靜有以動其敬心耳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

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

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

我此行良可愛契丹遣契丹將述軋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

奚王拽刺拽羊列翻刺盧達翻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

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

櫪間櫪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歿乃釋繼勳繼勳憂憤

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

奚王曰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非方一酋長

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

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

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

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規國者不觀一時之疆弱而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

觀其治亂之大致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



掠剽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

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

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

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大

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

借皆追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

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為契丹非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

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

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

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

又得吐谷渾財畜事亦見開運二年由是河東富疆冠

諸鎮冠古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

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

援之志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及聞契丹入汴知

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徒遣客將安陽王峻舊

唐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後漢紀一 九



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奉

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

所聚未敢離鎮夏戶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

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

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

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

楞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

以叔父之尊得之楊乘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楊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

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

陵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還從宜翻又如字使

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朝直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

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

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

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

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

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

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

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

道監卷三百一十一 後漢紀一 高祖

契丹知知遠而晉主不知



龍

高防

張從恩不終

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

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

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

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

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

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荆南

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

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謀大率如此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

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燕於

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

諫張易非人而仕江南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

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

歛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景達性剛直唐

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

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

不宜親近佞臣屢力主翻復扶又翻近巨斬翻延巳以二弟立非已

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

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

景遂納諫

張易景達極諫

景遂



諭解乃止

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極傾誦之態槩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

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

數面折之

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

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

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白謂纂唐之緒故請

修復也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

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眾奔唐

帥讀日率

准北賊帥多

請命於唐

帥所類翻

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陛下

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

易圖也

易以鼓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數

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

之

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非向亦喪師而已矣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

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

長知

兩翻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

曰天無二日

孟子引孔子之言

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

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

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

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

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

文官

班於東武官班於西胡人立於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



自今節度使刺史母得置牙兵市戰馬

其心固虞諸鎮有與之作

敵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

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

以終為兀欲所鎖也快於兩翻

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

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

為言於偽翻下令為同契

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

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

因令為燕王遷宮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

恒戶登翻翰林

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

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

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于塞外而不知

中國之事體哉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

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

州扼散關則非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

百赴之山南兵與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

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

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

為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

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於是將佐勸

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

諸侯謂當知

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



刑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

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

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榮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

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

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

劉知遠封北平王故

稱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

勢尚疆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

遏止之已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

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知遠疑未決郭

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

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

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而

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

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

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陝失丹翻

奉國都頭王

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

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

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

吾輩

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

作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

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

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澶時連翻

辛未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



更稱天福十二年惡鳥路翻更工衡翻歐陽修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

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

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

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之言數多不

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

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

各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

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

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

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稱乾化三年

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

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

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難之意出帝已非

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還及其即位改元

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

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

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

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

其晉臣被迫脇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被皮自餘契

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

州不克退保固鎮何重建爲蜀圖取甲戌帝自將

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

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

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

崔延琛

虛文



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日大元

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

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馮后陰令左

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

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

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

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

自潞州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

皆命將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教

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

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

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

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事見上又多以其子弟及親

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

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掎斂貨財民不堪命狡

巧翻獪古外翻掎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

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

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

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

磁州為州治所九域志滏陽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偵

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

梁暉



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

後表言其狀表言於晉陽將即亮翻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

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

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

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

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勞力到翻帝曰善即

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

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

焉一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畜讀與

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

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日率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

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

溫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為氏也伺昭悅歸第執送東

府伺相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

上卷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

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

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

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

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歿民相帥共殺熙帥讀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後漢紀一 高祖

藥可儔

有將相材

李夫人



趙矩

得陝

王守恩李萬超

得上黨

王瓊弟超

緩救失瓊

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後漢紀一

七

日率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

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

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作模帝見矩甚喜日子摯

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汭此

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

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

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巳爲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爲副指揮使恐誤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

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

丹使者舉鎮來降帝既得陝又得上黨是以示契丹形制之勢之重以澶州梗其南北

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保稅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澶州人苦之賊帥

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

梁賊帥所類翻帥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澶州牙

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

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

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

遣弟超奉表來求救近郊癸未帝厚賜超遣還還從

瓊兵敗爲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

字又如

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後漢紀一 高祖



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

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音暗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

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推

爲留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爲膚施令陷蕃

允權爲延州令周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

結移爲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

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

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爲延帥按晉少

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

授今從漢高祖實錄 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

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

刺史自領軍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

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饌 雜 翻 契丹主與羣

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

坐飲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

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

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非 契丹主

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 契丹主

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于 統軍

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恩 契丹主

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

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於洛契丹主以張礪爲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

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括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及其本矣 亟遣秦寧

審琦不終

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

守貞杜重威歸鎮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鎮契丹主之非歸矣 仍以契丹

兵送之彥卿至埇橋

埇橋在宿州 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

賊帥所類翻恕帥讀曰率下同 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

符昭序

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 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

而出呼於賊中

校戶教翻縋 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

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

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

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

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

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

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

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

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

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

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

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及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

要有一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



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鷄叫次閣門勸契次閣門承旨喚伏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依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鞞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喝拜搯笏舞跪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跪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奉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閣門使引待制官到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罄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跪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木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人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制朔望皆入閣

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辛卯

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奔

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

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

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

復扶又翻

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

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

營契丹主復召晉百官

復扶又翻

諭之曰天時向熱吾

孫漢韶

蜀李昊



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自謂其國為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

丹既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非歸果如劉知遠所料

當留親信一人於

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

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

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

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

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

府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為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以蕭翰為節度使

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

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

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

將即亮

蝦浦海岸泥淖渟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

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

淖奴教翻簣測革翻射而亦翻

馮延魯曰城

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

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

兵至此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而歿不

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歿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

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

奮擊

呼火故翻

延魯不能禦奔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

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

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

唐孟堅

吳越 余安



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陣還從宜翻或言浙兵欲弃福

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

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謂東南守將

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為唇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次矣此留從效所不欲

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橫戶孟翻乃曰吾軍敗矣安能

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

延魯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

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謂唐之府

庫蓋於奉軍何承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為於偽翻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

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唐戍福州留從效先是以

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

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

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蚕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比

毘至翻斂力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

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

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壬寅契丹主發大

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用翻諸軍吏卒又數千

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

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

契丹亦襲  
恤民虛文



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呼雞而縱

狸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

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當逸

主字樂音洛悒於及翻今得歸歟無恨矣契丹主不惟土思亦

悒悒憂愁不得志也見諸鎮及羣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

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蜀孫漢詔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

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何重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于關西能發援兵也

至是契丹歸非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張筠余安皆還錢

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侗為丞相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侗嗣國張本侗

非漢世祖翻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

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從第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

云母弟今從實錄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

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

月巳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

之相悉亮翻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

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啻

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

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

城中鬻骸瘞之鬻徒木翻骸音凡得十餘萬或告磁

王繼弘



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詰其穀

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

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

乃釋之史言李穀有膽氣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

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

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克步軍都指揮使右都

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

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

也樂音洛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契丹主見

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

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趙延

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况中國之人乎甲子帝以河東節度

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置永安軍於府

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

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汾河五鎮以隸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

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陝失冉翻契丹昭義節度使耿

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

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

蘇逢吉

王章



武節度使又以苛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

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苛枯我翻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

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

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

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

二州相去五十里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

弘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

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

汴沂河歸其國自汴沂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艘蘇遭翻命寧國都

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

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

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

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

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

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

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

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

詣晉陽作表寘之蠟九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覓翻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

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去

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梁嗣密王朱

閻萬進

武行德

李毅武行德皆大將

武行友

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後漢紀一 高祖



乙逃禍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嵩山賊

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所

類翻下賊帥帥眾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

尚疆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帥讀曰率說式

俱西至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

潛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

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即亮翻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

契丹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

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

帥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

太逆擊走之復有類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眾於

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太欲

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

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今虛位相待太信

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接送劉晞自

許還洛陽蕭翰時鎮大梁晞疑潘環構其眾逐已使謨翰殺

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

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

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

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

馬誨



契丹亦知失

通鑑卷三十一  
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通河。辛未。以武行德為

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

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

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三失並見上唐主

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

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

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

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

逐。蔚於勿翻。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

以目相視。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報未

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人心

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

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

相違戾。更工衡翻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

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

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祭藏取與。

繫岑一言。折之舌翻。祭它朗翻。藏徂浪翻。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

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上時掌翻下同詔

高祖



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

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為

之陳請蘄渠希翻會工外翻為于偽翻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

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

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場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請行顯戮以

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

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洗昔薦翻韓熙載屢言宋齊丘

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猖齒良翻貶和州

司士參軍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蜀自

是盡有秦鳳階成奉頽晉之宗屬也契丹主至臨

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樂

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樂城縣九域志古樂城晉樂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樂城縣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

啖徒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干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

日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名國人

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隋蕃記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非去晉人謂之帝羝羝邦加翻趙

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

即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

欲及南井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樂城至

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後漢紀一高祖

三



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兀欲不與諸門管鑰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為之備其鎖固當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答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帝之自壽陽還

也見上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

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

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豈必皆用

哉狼糞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

騎三千赴之親將即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魯乘虛

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

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

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或說趙延壽曰說式芮翻

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

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

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侍

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

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

延壽



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後漢紀一  
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  
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漢紀二 起疆圉協洽五月盡著  
雍涪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

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 所館者兀欲  
所館之地 兀欲妻



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從千妹自上國容翻

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

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

帝在汴時遺我一籌遺唯季翻許我知南朝軍國朝直近

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

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問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

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上時掌翻

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

於府署恒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遺制遺制兀欲自為之也其略曰末

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

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機謚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

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邪律德光封之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恒州

為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

喪復扶又翻歌吹之聲不絕於內辛巳以絳州防禦使

王晏為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帝集羣臣庭

議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州鎮

時為恒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陘音刑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

帝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猶

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

回遠也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

夷風采衰



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

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

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上年陝失冉翻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

洛汭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

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

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陰陽家所謂逆太歲宜由晉絳抵陝九域

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言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

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

甲申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

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

李驤

尹崇  
李存瓌

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後遂為非

蔚漢佐命瓌古回翻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從才用翻是

日劉晞奔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武安節度副

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鎮南軍洪州時屬唐楚

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

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

敵少詩照翻都押牙表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

萼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永之疑注詳於後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

之長音知兩翻下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瑫它天

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



張少敵

戶之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

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

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

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

必危必危彦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

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

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彦瑫等皆

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

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彦瑫等稱希

範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彦瑫等為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考異曰十國紀

年五月巳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

廣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

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

傳位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張少敵退

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為馬希

張本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

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

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蘇逢吉楊邈曰今

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

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句曰兵已

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

蘇逢吉楊邈史弘肇央策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二 高祖 四



之觀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

說式說式令奇乃降降戶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

張遇戰死

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太行南阪也武行德出戰亦敗閉

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

州之軍崔廷勳等在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

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

弘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

之故過衛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契丹在

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

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搥殺之沈持

將即亮翻校戶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

斬之軍中惕息惕它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

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

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霍邑漢魏縣後漢改曰永安

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

丹囚其父告之所以絕趙匡滋德宮有宮人五十

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為滋蕭翰欲

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官人執環燒鐵灼之

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

張環



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從于容翻從容時唐明宗

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

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

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恒

州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窆之所謂之

下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

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

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甄當作郵音吉掾翻

郵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

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

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百官謁

見淑妃見賢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

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

衛燕於賢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先是劉晞奔洛陽奔大梁從益餞

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

以舊恩召之為衛武行德於河陽武行德并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

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

亡分扶問翻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舉大號擁兵南來將有

中國故謂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皆

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

王淑妃



守一月北救必至此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

餘後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

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

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眾猶欲拒守

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為燕兵計文安漢縣

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

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泚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

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

妃處分復扶又翻唯才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

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既奉表迎漢何為又

更國號是當時議者禍之也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

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

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

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

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百

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復扶又翻酋

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

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

曰薩刺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傑於市以前武州刺史高



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

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瀚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

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乙巳發真定恒州建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

等拒命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

得臣其後亦帝遣西南而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

珂攻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帝至城下

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

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以偏

將薛瓊為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白御帝馬

而入壬子至石壕九城志陝州沐人有來迎者

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政六月甲

寅朔蕭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

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

可以為節度使張礪言見二百八十五卷晉又吾為

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

我守汴州見上卷是令我處宮中處昌汝以為不可

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

子女好呼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

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荅以大臣不





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避翻

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勳過恭而麻荅不為禮。乙卯帝至新安新安

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西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

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侗為鎮海鎮東節

度使兼侍中侗祖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

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

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命鄭州防

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

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

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五代會要曰人君奉

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

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

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按唐開元救寒食上墓禮經

無文近世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

許士庶之家行之聞者泣下為漢祖者待李從益以

而人君無此禮也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

於鞏見賢遍翻九域志鞏縣屬郭威問以兵數及故

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

陽一百九十里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

吳越王弘侗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

魏仁浦



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扶復以汴

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汴州改國號曰漢仍稱天

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蓋以楊

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

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

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壬申

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述

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

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及述律

也南則姚家洲北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

從晉主北遷見上卷本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

排陳使陳讀彥韜逆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

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

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

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

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

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

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數

類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史言中國經喪

稍自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

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都虞侯樊暉以所部兵戍

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

也見上卷是年四



月相息亮翻

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

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

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為彰

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州之翻安國節度使高

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

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邢相既不

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

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

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

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

行營招討使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議經略北

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

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

中書令封楚王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或傳趙延壽

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

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

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非去無可歸之國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

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

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



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

使以行周代之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守貞為護國節度

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

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史明傳者之妄

吳越王弘侖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俶

六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弘義編之屬籍

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自詣錢

唐見吳越王弘侖弘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

孺贊更工衡翻既而孺贊悔懼悔其來且懼死也以金筭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

請弘侖從之為於偽翻為李孺贊叛誅胡思進不自安張本杜重威自以

附契丹負中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

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璩質於麻荅以求援

璩音遂質音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趙延壽為契丹主兀

欲鎖之北去其親兵留恒州恒戶登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

魏為張璉助杜重威堅守張本將即亮翻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

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

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

討重威為慕容彥超挾勢陵轍高行周將帥不和張本辛未楊邠郭威王

章皆為正使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

高祖

重威不終



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

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章白帝罷不急

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庚辰制建宗

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

親廟追尊謚號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

祖僎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典章聖皇帝廟號顯祖凡六廟麻荅貪猾殘忍

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

披面抉目斷腕抉於決翻斷音短下焚炙而殺之欲

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具謂披面抉目左右懸人肝

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

用乘輿服御物被皮義翻乘繩證翻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

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貞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

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

分判湏降制勅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

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

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洛州洛州防禦使薛

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

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為契丹守

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

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洛州懷讓嬰城自



邊例

何福進

李榮

通鑑卷二百一

後漢紀二

三

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洛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  
謂留恒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

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

食以餉胡兵餉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

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

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

豫未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楊衮赴魏州攻洛州契丹留恒

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為號

約漢兵聞佛寺擊鍾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

鍾食時擊鍾日日然也此必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

次日食時聞佛寺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

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

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

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

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

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

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狐疑

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白再榮以幕自

出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

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

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剽匹八月壬午朔契

通鑑卷二百一

後漢紀二高祖

七



冊自北門入恒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

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

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會漢兵殆矣

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

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恒州東北至定州一

百二里與義武節度使邢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鎮澶州

而兵亂契丹又使鎮定州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眾推道為節度

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後時

李榮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而白再

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

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為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

廐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驥驥院使

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

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

鑑蓋因舊史成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

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為寨鎮屬合水縣其

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

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

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

嚴兵自衛司天監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

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為相家富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為相天福五

等再榮聞之未為不為相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

趙延又宰相而富加盜賊一等再榮聞之未為不為相

王饒

是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二高祖

七



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謂麻荅恒舊鎮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

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

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言其貪虐似麻荅特姓白耳然再榮以天道好還蓋昭昭矣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

亦遁去李殷以其眾來降庚寅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

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

改恒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乙未以白再榮為成德

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敕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

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處昌呂翻眾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

字夫羌呂翻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劉响

失刑



日平陰漢肥家縣隋為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鄙人土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為野為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鹿陋為鄙本此為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為村置村正一人則村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好呼在河東幕府之為義明矣

謂為河東節度州官時也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為靜及為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

郭威不終

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

之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况怙勢而殺其兄乎楚王希廣庶弟

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遺唯言劉

彥瑫違先王之命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廢

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雨翻少詩沼翻希

萼自永州來奔喪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

議所立亦言希萼知永州事但希萼為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朗州為是前此作永州誤也乙巳至跌石無翻跌南彥瑫白希

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從才命



末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館古玩翻今潭州西

北出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

見希萼求還朗州還從宜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

廣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閔帝之儔乎寧分潭朗而治之

治直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訶希廣

為于偽翻訶古永翻又翻正翻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史言希萼

之攻潭州希崇啟之也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

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

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制以錢弘侖為東南兵馬都元

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高從誨聞

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非謂襄州未服南救也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

大破之九域志荆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

唐蜀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

間此語專為三道入貢過荆南發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

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戈及諸道移書詰

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為愧及

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

稱帝從誨利其賜予予讀日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

高無賴俚俗語謂辱攘苟得無愧耻者為無賴唐主以太傅兼中書

從誨不終

尹實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後漢紀二 高祖



令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

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

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

其女充後宮劉晟殘同氣而潰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作離宮千餘

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

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

之樂工也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

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

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

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

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將討

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

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

攻由是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誣行周以婚姻之故而

緩賊故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

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

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竇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戊寅詔幸

澶魏勞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 馮



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自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

字已卯以崧為太子太傅凝為太子太保 庚辰帝

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

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

出兵應援終南山路于午谷路也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

高行周營人主親戎不為御營而舍于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

不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

克也易以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

數因事陵轢行周數所角翻轢郎擊翻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

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

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

之不明底彥超之罪牽於愛也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

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

復扶又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

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

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

死傷者多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弊之之說為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初契丹留幽

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即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帝入大梁或告幽

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

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日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



張璉

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

上七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

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

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眾心

耳眾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始用高行周之言杜重威

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

兖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

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遍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

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

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疍瘠無

人狀疍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

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

大掠而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將即亮翻校戶

教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

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

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為將則賣國殄

民也為殺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張本詬苦侯翻又許侯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

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

仁以合眾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

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

彥超既交惡接境而處必不相安故力辭

巳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

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

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

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侖大閱

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

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為胡進思廢弘侖張本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

押牙吳崇暉

雄武都押牙秦州都

以樞密使王處回

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

處回

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

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

節度使何重建副之

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

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

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侯共將

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

既遣使招侯益

又隨之以兵臨脅之

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

午谷以援長安

從趙匡贊之請也

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

政人皆惜之

史言承訓死而漢祚蹙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

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

魏王承訓



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復扶又翻

也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

二年史言狂狡反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覆者終死于人手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還從宣

字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巳酉鮑修

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侗以丞相山陰吳

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弘侗性剛嚴憤忠獻王

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巳出按國史吳越王錢鏐以

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確嗣立用進思為

大將元確卒而弘佐立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

及侗立頗卑侮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人當內

牙統軍使胡進思特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思

路欲授以一州欲奪其兵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

弘侗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數

角翻折之舌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

斤近其弘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

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

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蹌子六翻臣昔

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為知其素業故

辱之益恨怒此褚遂良所以戒唐進思建議遣李孺

贇歸福州見上及孺贇叛謂復欲弘侗責之進思愈

皇子承訓

吳越王弘侗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後漢紀二高祖

三



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

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按薛史吳越王鏐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昭券

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

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侗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

心洩息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

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帥讀曰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率下同

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

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

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侗

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侗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

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起

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侗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

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侗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

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光鉉弘侗之舅也

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史言

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唐蓋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

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

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後漢紀二 高祖

吳越王弘侗

進思妻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贊族

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

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乞

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

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

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言趙

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

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劉曜之

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

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

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父在虜庭父謂趙恐陛下未之

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

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

方墜檻穽趙延壽為契丹所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

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

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

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

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已未帝更名暉更工衡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後漢紀二 高祖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壬戌吳越王

弘俶遷故王弘侖於衣錦軍私第遷於臨安私第也遣匡武

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

非吾意當以死拒之處昌昌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

温使知所備為進思帝白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

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

子入見離力智翻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

川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夾渭以兵少發本道及

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景崇恐匡贊

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

文其面以帥下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

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

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據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

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于子午谷

敗補邁翻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

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

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

將卒四百人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

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忠武節

度使劉信立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信不



得奉辭雨泣而去謂之雨泣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

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

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諭以誅柱是日殂于

萬歲殿年五十四薛史梁受禪以逢吉等祕不發喪

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

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

問晉公主石氏磔重威尸於市磔陟市人爭啖其肉

啖徒濫翻怨柱重威賣國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

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

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

年十八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亦蜀主

去年十二月所遣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

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要一逆翻天

重建附蜀至是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朝廷知

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

在明代之癸巳大赦日而肆赦吳越內牙指揮

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復扶吳越王弘俶

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惡烏路翻何

之謀以陷君於幽廢而又請弘進思屢請殺廢王弘

俶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



蘇溫

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

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拒之大呼求

救呼火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

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

忌進思曲意下之下戶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

卒幾居弘侗由是獲全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

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

宜從事之命也見祖臥內使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

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詭詭古侯翻戊

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

之帝哂之誘音西哂矢忍翻蜀張虔釗自恨無功

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自散關還至興州也張虔釗

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侍衛

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悲於避翻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

出朝參復扶又翻居喪而經營起復已得罪於名教

可見朝章之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

紊朝直遙翻

通鑑卷三十三 後漢紀二 高祖

二

弘肇不終

古人猶有

通鑑卷三十三 後漢紀二 高祖



通鑑卷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漢紀三 起著雍涪灘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 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

通鑑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 高祖



執政謂蘇逢吉楊邠等皆當時大臣也譽音余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

尹未正除也改廣晉為大名府左傳晉卜偃曰魏大名也取以

名晉昌軍為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侯益盛毀王

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已幸免景

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怨朝廷不

能體先帝遺旨反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

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趙思綰趙匡贊景崇

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

落其手趙思綰等本趙延壽部曲故呼匡贊為小吾

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

激變

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諸州鎮皆有客亭以思綰

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壕寨使掌營造浚

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趙思綰部兵先從趙匡贊欲

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

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

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校戶教翻殺守門者十餘人分

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

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

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少詩照翻葺七王

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高祖



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

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欲以制趙思

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欲以制並同平

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

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靖姓也

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諱也何氏姓死曰靖姓至

潼關虢州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其眾皆潰

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契丹主德光北歸死于殺胡

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

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晉齊王開運三年契丹上德光

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避周諱改名方諫實錄誤也方簡怨恚且懼入朝

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帥讀曰率下同控守

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幾居帝復其舊

官以扞契丹復以為義武節度使邪律忠聞鄴都既平去年十一月杜

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

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定州東至鎮

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

耳契丹聞鎮州將出兵故弃城而去



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奔命者奔走以救急也契丹頗畏之於

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丙子以劉在

明為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

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謂徵馮道等也契

丹主鳩殺之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

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

為急上時掌翻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

授以要害大鎮李濤之疏承蘇逢吉之意樞機之務

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易以鼓翻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

小人之態

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

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聽人言欲弃之於外况關西

方有事謂岐雍舉兵反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

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勲

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

詰責宰相詰去吉翻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

罷濤政事勒歸私第為將相交惡張本是日邠涇同華四

鎮邠帥王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俱上言護國節度

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友趙思紹據永興王景宗據

鳳翔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杜重威死見上陰有異



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

李守貞破契丹于馬家口而克青州又破

契丹於陽城其功不細

素好施得士卒心

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漢室新造

天子年少初立

少詩照翻

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

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

道齋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

治直之翻間古竟翻

浚儀人

邊吏得人趙修已

趙修已素善術數

舊唐書地理志浚儀故縣隋置在

今縣北三十里唐武德四年移縣

于州北羅城內貞觀元年移於州西一里後治郭下

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

軍累從移鎮

晉開運初李守貞鎮義成後徙鎮秦寧天平歸德至是鎮護國為亂為守

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

為于偽翻

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

聽乃稱疾歸鄉里僧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

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

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

舐直氏翻中竹仲翻

左右

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

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

陸王繼勳據潼關

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平陸縣隋之河北縣也唐天寶三載陝郡太守

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為平陸縣九域志平陸縣在陝州北五里以思

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

河中府西至同州六十里耳

匡國節度使張彥威

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今從廣

本常訶守貞所為

訶古永翻又翽正翻

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

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

羅金山

張彥威



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定難節度使李彝

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難乃且翻羌族咬母

龍龕手鏡咬音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

州上言請益兵為備羌也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

王

舉兵諭止之 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

潼關監古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間古

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

欲奪其權共勸之二樞密楊邠郭威壬午制以樞密

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

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

是三相拱手三相竇貞固蘇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

更邠所可否者更工衡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

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

書生喜許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

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以其使李濤上

為外又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

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此

謂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

之門蔭謂任子也百司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



蘇之不公所致云 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

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

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

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

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

行營都虞侯寧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景崇遷延不

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

兵王景崇欲并岐邠之兵以舉事契丹主如遼陽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于此置遼陽府歐史自黃龍府西非行一千三百里至遼陽府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勃海地距燕京二千里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見賢通翻

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

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

女而去以賜禪奴 王景崇遺蜀鳳州刺史徐彥書

求通互市遺唯季翻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

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主去見上年台

符逃歸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魚池地名河

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以奉國左廂

都虞侯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侯 乙酉王景

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誨既與

漢絕見上卷天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



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西面行營都虞

侯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卒子 秋七月以工部

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為李穀見親任

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以威力臨人

不得已而就與 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

歷年至有瘦死者蘇林口瘦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瘦

如淳曰律囚以飢寒死曰瘦音勇 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好呼嘗與僧歸信

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

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

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復扶 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

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樞密使

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以

節兼侍中 不在 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此

謂四方止以蜀 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橫戶 張業

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

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亦不 蜀主欲以普

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普豐茶

使皆蜀 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通

所置 昭遠成都人勿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

使亦蜀 昭遠成都人勿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



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

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復扶又翻會古外翻至于宋

戊辰以郭從義為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

行府事時郭從義討長安就以永興節授之蜀主

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

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

尚書並同平章事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去羌又

請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

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

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

蜀主許之史言蜀主以新聞舊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

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初高祖鎮河

東皇弟崇為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

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琪勸崇為

自全計崇從之琪青州人也琪居八月庚辰崇表募

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

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於是之時劉崇則為跋扈然郭威既立天下為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自河中永

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

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

白文

李廷珪



珂不敢逼河中趙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

人相惡如水火近其斬翻惡如自春徂秋皆相仗莫

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西面

軍前招慰安撫使考異曰薛史周太祖紀七月十

慰招撫為名八月六日發離京師按漢隱帝周太祖

實錄七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

方受命出征蓋薛史之誤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

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

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郭威以卒伍之

道之老腐者觀其所以答與威所以從則人之材由

識不合乎道者則有之若其量勢應物未可妄議是眾心始附於威為郭威得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

趣鳳翔趙七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

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

以鳳翔之地在巳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

章事 乙未以錢弘俶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

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郭威與諸將議攻

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

三叛連衡推守貞為王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

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倚居此危

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訶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



攻河中九域志陝州北至河中二百三十七里同州東至河中六十里潼關度河至河中一百餘

里陝夫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

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

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樂音洛忤五故翻由是將卒咸歸心

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施式

下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

可以坐而待之李守貞習見鳳翔太原之既而士卒

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

鼓踊躍詬譟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

關城柵於河西河西關城在河西所常思柵於城

南威柵於城西常思郭威益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

不先遣歸鎮幾居豈翻將即亮翻下同遣常思諸將

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施式屢立

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易以且彼馮

城而鬪馮讀日憑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帥

日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

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

輸輸春遇翻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帑它朗翻

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

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眾乎思緒景崇但分

奪其所恃



兵縻之不足慮也縻忙皮翻繫也史言郭威方畧亦因周之史官潤色已成之文乃

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劄長壕築

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曷畏高祖

不敢鳴張鄉謂昔時也鳴張言如鴟之張翼欲高舉遠飛也以我輩崛起太

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

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

之遣水軍機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

守貞如坐網中矣鋪普故翻機魚倚翻番步卒者使步卒分番迭守張敬達之圍晉陽

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

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南漢王中國既國

號曰漢故嶺南之漢書南漢以別之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漢領方縣地晉

置晉興郡隋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唐以宣化為邕州治所晉興亦屬邕州求昏於楚楚

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復扶又翻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

漢王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

進取之秋也為南漢舉兵攻楚張本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

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欲使潭朗如二國然

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

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

通鑑卷之三十三高祖

說妙



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

聞希萼不從。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

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考異曰實錄戊辰郭諱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川賊至

大散關殺賊三千餘其餘奔甲而遁漢隱帝實錄九月李彥從敗蜀兵于散關而蜀後主實錄無之蜀實

錄十月安思謙敗漢兵於時家竹林遂焚蕩實錄十月

二月又敗漢兵于玉女潭而漢實錄無之蓋兩國各

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實錄言官軍不滿萬人而

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書殺三

千人非小敗也豈十月遠能再舉蓋九月止是蜀實

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實

錄十月但云思謙退次鳳州不云歸興元十二月蜀兵

月云思謙自興元進次鳳州蓋十月脫畧耳

遁去。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已未始

置匱函。匱居後改為獻納函。王景崇盡殺侯益家

屬七十餘人。怨侯益之毀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

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

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凡擇乳母必取

擄子故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李

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

于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邏郎城中食且盡殍死

者日眾。殍被守貞憂形於色召摠倫詰之。摠倫媚守

貞見上三月詰去。摠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

有災。分扶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

之時也。莊子曰鵲上高城乘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

李彥從

母劉氏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三 高祖

三



義行失時則驚起

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

讓趙思綰遣其子懷又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

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

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暉遣千餘人擐

甲執兵擐音宦効蜀旗幟循南山而下幟昌志翻令諸軍聲

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

盡殪之殪壹計翻自是景崇不復敢出復扶又翻蜀主遣山南

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母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

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貪西顧言後唐莊宗利

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又

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

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汧苦堅翻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

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酸棗古縣唐屬汧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丙申

安思謙屯右界右界蓋寶雞西界漢蜀分疆處也漢兵屯寶雞思謙

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趣七喻翻設伏於竹

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陳讀日陣漢兵逐之

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

雞復扶又翻已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過寶雞縣北漢益兵五千



成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疆宜更爲後圖辛

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興元安思謙本鎮也貴潞州人也荆

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

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

後保融從誨第三子史不言其得立之因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

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延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鎮接境違言易生難乃且

翻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州境上聞官軍

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

解之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

在真定事見上卷天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

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瘞於計翻別

所謂之別業亦謂之莊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

石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于李崧即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事漢權臣常惕惕謙

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嶼以與翻與逢吉子弟

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

是惡之未幾惡鳥路翻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

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

之復扶又翻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

寵任孔目官解暉解戶買翻姓也鄭樵姓氏略曰自唐叔虞食邑于解今解縣也至春

秋之時晉有解狐解揚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

求田買舍  
縉紳自相  
魚肉羞死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三十三 高祖



弘肇不終

及三叛連兵

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縱

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

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

部者部分之也邏郎佐翻

得罪

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斫筋折

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

斫音

短斫側略翻折而設翻脛戶定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

李嶼僕夫葛延遇爲嶼

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

扶正栗翻

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

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

孔子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

况居昏暴之朝乎上時掌翻

逢吉聞而誘致之

誘音

因召崧至第

收送侍衛獄

侍衛獄即侍衛司獄所謂軍獄也

嶼自誣云與兄崧弟

襄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

引羊翻縱

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

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

上時掌翻

逢吉取筆改二十

爲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

連及者皆陳尸於市

蘇逢吉取李崧之家貲又從而夷其家曾未暮年逢吉亦身死

而家破天道不遠人猶

冒貨而不顧可哀也哉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

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它日

秘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

昉甫兩翻

穀曰君於李侍中近

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

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

姓譜姓苑皆謂陶姓

唐姓並出陶唐氏之後唐穀之改姓陶据此也

史弘肇尤惡文士

惡烏路翻

常曰

陶穀鄙夫

吳州



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此事亦誠有之但以此而例惡文士則過

矣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

依勢驕橫史弘肇領宋州節而掌侍衛留京師使節度副使治府事副使其屬也故謂之屬府

公利言公取所當得者橫戶孟翻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

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

其苦史言史弘肇所謂公利其實皆虐民而取之輸春遇翻勝音升初沈丘人舒

元沈丘古寢丘也唐神龍二年改曰沈丘屬潁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一十里沈式荏翻嵩山

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

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朱元遂留為南

唐用間唐諫議大夫查文徽查鉅加翻兵部侍郎魏岑請

出兵應之唐王命北面行此旨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

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古唐置清淮軍于壽州文徽為

監軍使岑為汧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

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羸倫為翻

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過音及暮伏兵四

起金鼓聞十餘里聞音金全曰曷可與之戰乎時唐

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

兵退保海州是時沂州屬漢湖州屬唐九域志沂州之界東南至海州一百里唐主

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與中國絕和故商旅不通今遺書謝前過請復通商旅遺

唯季翻復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壬申葬睿文聖

扶又翻



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

睿陵在河南府告成縣

廟號高祖 十

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

巳南漢王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

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

鑿大窋於城外覆以竹箔加上以竹箔覆窋而加上於竹箔之上窋才性

翻覆敷又翻箔白各翻下施機軸自墜中穿穴通窋中知新等

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

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

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復扶又翻九域志賀州王

景崇累表告急于蜀蜀王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

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

可出境蜀王曰觀思謙之意安宥為朕進取為于然

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

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箬安都

寨破之箬音括箭箬嶺名有箭箬關庚寅思謙收漢兵於玉女潭

敗補邁翻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

新關在隴州汧源縣西唐大中年隴州防禦使薛

達徒築謂之安戎關汧隴之人謂大震為故關安戎

為新關九域志隴州汧源縣有新關鎮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

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

樂新關



守貞遣副使周光遜禪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聶

輒翻姓也姓苑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

能突圍終為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

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

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日十國

紀年蜀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未已退軍明年

正月表始到成都耳今從周太祖實錄模壁一作模壁威乃還還從韓保貞聞

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引門寨蜀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

挑前蜀安康長公主挑徒了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 諱承禛高祖第二子也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郭威將至河中白

州還也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

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此

兵柵於河西者也王繼勳知漢兵據河之西以臨河東守備必厚故循河而南坎岸而上以攻之縱

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

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帥讀客省使閻晉卿曰梁

客省使副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收伯朝觀賜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級諸州進奉

使賜物回詔之事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易以柰眾

無關志何禪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三 隱帝 七



關者邪。援稍先進。

援于元翻 稍音掣

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

者七百人。繼勲重傷。僅以身免。已而郭威至。劉訶迎

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愛。正在於此。徵兄健。鬪

微無也 依漢光武語 幾若

然虜伎。殫於此矣。

伎渠 綺翻 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

出酤酒於村墅。或貫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酤音沽 擊承與

翻貫始制翻 邏郎佐翻 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

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犒音告 到翻 愛將李審晨

飲少酒。少酒言所飲不 多也 少詩沼翻 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

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

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

軍行遲慢者必誅 釋而不問爲失刑

詔以靜

州隸定難軍。

唐置靜邊州 都督於銀州界 以處党項降者 難乃且翻

二月辛未

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

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

澤羈縻之。

史言拓拔銀夏漸以蕃 禁遂成宋朝繼遷之叛

淮北羣盜多

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侯皇甫暉等將兵萬人

出海泗。以招納之。

皇甫暉即與趙在禮作亂 以成後 唐莊宗之禍者也 奔南唐 見二百

八十六卷高祖天福 十二年海泗二州名

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

隋之山桑縣唐大寶元年更名蒙城 屬亳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

徐州將成德欽

敗唐兵於峒嵒鎮。

峒達貢翻 又從 董翻 嵒五字翻

俘斬六百。敘暉等



引歸晉李太后請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歐史曰自遼陽

府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非其南則義州其北則上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

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非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

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薛史曰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至

建州陳元說曰大元建州領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

令必焚我骨南向颶之颶余度幾魂魄歸達于漢白虎

通曰颶者法也法行不休也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魏者迫也迫迫然者於人也

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從才用翻頃之述律王

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

德光之子也 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

史德

玠領忠州刺史玠昌中翻忠州時屬蜀德玠弘肇之子也頗讀

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樂音浴有舉人呼諫於貢院門蘇

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黜之呼火故翻箠止榮翻貢院

門禮部貢院門也五季自梁以來雖皆右武之時而諸州取解禮部試進士未嘗廢唐明宗天成二年勅

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其進士試詩賦文策帖經對義益朝廷猶重科舉之士故

史德玠雖將家子亦愛護士流德玠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

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謂蘇逢吉知史

弘肇不喜書假手以逞若墮其術是自彰已過治直之翻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

之楚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敗補邁翻



失刑

吳虔裕

夏五月壬午太白晝見

見賢通翻

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

所執

邏郎佐翻

史弘肇腰斬之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

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

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

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

守貞復出兵又敗之

復扶又翻

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

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眾千餘人來降

周光遜王繼勳

李守貞之驍將也帥讀口率

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

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此司馬文王取諸葛誕之故智

趙思綰好食

人肝嘗剖割而膾之

好呼到翻按禮記內則聶而細切之者為膾盜路膾人肝而饋

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

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

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

雅直刊翻

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

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

犒苦到翻誘音酉少詩照翻

求為左驍衛

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

誕徒

早翻大言

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

張全

謂之誕

義鎮洛著功名于梁唐之間

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

遺之

遺唯季翻

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

見之拜伏如故禮

天福十二年趙在禮自長安朝契丹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李肅討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後漢紀三

隱帝

三

三

李肅妻張氏

早翻大言

謂之誕

義鎮洛著功名于梁唐之間

遺之

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



誅之是其威望必重。趙思綰又懷其疇昔之惠，故雖竊據，其見肅也猶如奴事主之禮，數所角翻。肅

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亟去吏翻。汚烏故翻。妻曰：曷若勸

之歸國。史言李肅之妻有智。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

程讓能說思綰曰：說式丙翻。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

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三道用兵，謂郭威攻河中，趙暉攻鳳翔，郭從義

攻思綰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

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

思綰為華州留後。以為鎮國軍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

州刺史，令便道之官。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吳越內牙都

指揮使斜洺胡進思之黨也。考異曰：吳越備史十

按何氏姓苑：元和姓纂皆無此姓。今按字書：斜音他，徒口二切，皆云姓也。余又按廣韻云：斜，姓，出姓苑也。

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

治，貶洺於處州。治南之制。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

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

南門，復遣還城。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思綰求其牙兵及鎧

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

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

南院宣徽使王峻。當作宣徽南院使。按轡入城，處于府舍。處昌

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

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

程讓能

郭從義

王峻

許思綰

通鑑卷二百六 後漢紀三 隱帝

三



守貞

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况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

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

相靖唵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

市靖姓也唵其名唵同都翻與禽同說文禹徵趙修

巳為翰林天文以趙修巳數諫李守貞也盛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司天監其待詔

於翰林院者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

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悖蒲妹翻秘書郎榆

次王溥諫曰魍魎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魍非知翻魎明秘翻魍魎

野鬼山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王溥之進用

得范質此豈一時偏疆武人之所能及哉三叛既

平是時鳳翔猶未平也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暱尼

飛龍使取丘後匡贊後讀如字姓也鄭樵氏族略云

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度辭

醜語度辭隱語也好呼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癸

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其

斬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

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

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侯劉訶為鎮國節度使

唐主復進用魏岑魏岑以罪黜見二百八十六卷

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之保大

張昭

王溥



范冲敏

王建封

失刑

五年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  
辯慧得幸參預國政會古外翻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  
岑為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性狷介  
惡鳥路翻狷吉椽翻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  
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

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冲敏弃市唐主聞

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為

尚書員外郎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理院南唐所置尚書員外郎無曹

局蓋於二十四司員外置也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以斜出弘億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

事聚斂斂力贍翻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乞

之人不免課率扞斂呂翻扞厠取人家虎子或縱麾

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

客得銀數鋌而返賓一作質鋌徒鼎翻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

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留守節度使同平章

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

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沈括

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相繼為之始分領

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

擬堂帖也坐于客次以俟見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

交結留人  
率作是觀

通鑑卷三十三

三



須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壞音怪

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

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

之。如更戍卒。更工衡翻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

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

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處昌呂翻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

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余按唐閔帝之初朱弘昭

馮贇以樞密院宣易置諸鎮以致潞王之亂雖成敗不同而樞密權重則有自來矣是以善

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

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

守恩首舉潞州歸漢。事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故宥之但誅

其用事者數人而已。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

兵。調徒釣翻造號靜江軍。造號言創作戰艦七百艘。繼戶

艘蘇遭翻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姓苑商武丁子子文

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趙明城金石錄有漢荊州從

事苑鎮碑曰其先出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之

制又有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按姓氏志皆云苑

氏出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

國語皆無其人故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

錄之以傳知者

苑氏



兵趣長沙趣七喻翻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

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臯固爭以為不可。

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

監其軍。已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

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

兵還贇環之子也。選從宣翻。又如字。王環馬氏之良將也。希萼自赤沙

湖乘輕舟遁歸。赤沙湖在洞庭湖西與洞庭湖通水。經注云澧水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

通江而南注澧。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賜金帛

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去年七月命郭威西征。至是踰其年矣。

與請曰暮。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

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

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方鎮。辭曰楊

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時揚邠為樞密使。位在郭威上。未嘗領節鎮。且惟

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郭威自言職居近密。乃帷幄之臣。史弘肇掌侍衛兵

所以領節。不可以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

衛使九人與威如一。時宰相三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

吳虔裕三司使王章侍衛使史弘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併郭威為九人歟。帝欲特

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

暴露戰鬥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

通鑑卷三十八 後漢紀三 隱帝 三



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  
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  
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缺望缺窺瑞翻又古乙  
允翻怨望也

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  
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  
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

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錫並兼侍中辛酉  
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難乃  
且翻兼中  
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

使劉贊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  
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  
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推吐雷翻  
又如字信為美  
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單及天下單徒含翻  
布也廣也

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  
稅由是境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遺丁謂  
民年已

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  
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  
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

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域志貝州之南  
三十里即鄴都北界帝憂之

此後世濫  
功之祖

恤民

馬希瞻

成丁而戶籍遺漏  
未嘗當賦役者



已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為王峻佐郭威舉兵向闕張本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

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趣七戊

午威至邢州唐兵度淮攻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

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敗補揚邠為政

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

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

藩臣前資官謂官資皆前朝所授者也喜許記翻宜悉遣請京師既而四

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

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眾復扶邠

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

給過所猶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為繻刻木為契二物通謂過所也既而官司

填咽民情大擾乃止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

崇曰公卿與蒲雍相表裏蒲謂李守貞雍謂趙思綰雍於川翻今二鎮

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於蜀而蜀兵不至故言不足恃不如降也

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

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

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

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

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



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訶之訶古永翻景宗

王景崇自焚

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

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金人疆域圖荻水鎮在海州贛榆縣是月南

漢王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濱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効兄南州副使從願訖刺史

董思安而代之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為南州以董思安為刺史唐之保大三年也

事見二百八十四卷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効為

節度使

從効不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漢紀四上章閣 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王萬敢去年已殘荻水鎮今請



益兵攻之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

禁軍及齊州兵赴之因王萬取請兵使郭瓊將以赴之道過青州因以易置劉銖帥

率讀曰郭威請勒兵非臨契丹之境詔止之丙寅

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歿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

聚二十萬矣瘞于計翻殍被表翻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積久其禍

如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非面行營

招討使唐命李金全見二卷元年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

多歛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譽音

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濠州劉崇俊鎮壽州漢乾

祐元年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非伐未知彥

貞以何年徙鎮壽州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

舉南伐被皮義翻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

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

守以漢兵大舉弘冀年少恐不能調用扞禦朝廷

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為嘉

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

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

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

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令

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

也上時許之甲申郭威行北邊還去年冬十月郭威非征今還行

下孟翻還從福州人或請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

宜翻又如字文徽云吳越兵已弃城去請文徽為帥查鈕加翻文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四



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景保大三

年以延平為劍州，折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劍溪上接建溪，下達福唐，亦謂之閩江。下戶嫁翻將

即亮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

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敗補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

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

吳越未命吳程為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軍事。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

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

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於江湄。湄，旻悲翻，水草之

河之廉，註云本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

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歿者萬人，誨全軍歸

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於五廟而釋

之。儂昌六翻，吳越用諸侯之制，立五廟。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

卒，吏民請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

事。其丘壟詔許之。上時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

祠，歲時享之。為于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歐

史：劉審交，燕人，劉守光之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馮道事守光為參軍，嘗為僚佐，必是時也。觀其

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繇，讀但

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它

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

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五代之諸州防禦使

德政一

吳程



曾未足以當漢郡守二千石，後人特以專城分守，故稱之。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

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

使趙匡贊為左驍衛上將軍

趙匡贊自長安入朝，見二百八十七卷高祖乾

祐元年

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

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

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

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

許之赴嘉慶節，上壽，故皆入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

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

竟不霑一奠

是年十一月郭威入大梁，十二月將十

六七月之間，宜乎不霑一奠也。

壬戌徙高行周為天平節度使符

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

使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

折從阮自府州入朝。夏

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

阮為武勝節度使

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三月始改鄧州威勝軍為武勝軍，避周太

祖名也，史以後來所改軍名而書之耳。

壬申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徙

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

溫為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

王饒潛以

鄆州與河中通。

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

冗散之官為散地，散悉但翻。及

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駭其不惟免罪



又得大鎮 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

院使吳虔裕在旁曰吳虔裕時蓋在楊邠旁樞密重地難以久

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

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

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事見上卷議

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

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弘

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

矣帝卒從弘肇議卒子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

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

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寶

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之厲聲曰昨日廷議

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史弘肇呼郭威為弟為于偽翻逢吉楊邠

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

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

賦何從可出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為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為三司使實掌財賦故云然自

是將相始有隙 癸未罷永安軍復以府州壬辰

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

揮使貴州時屬南漢宋白曰貴州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桂林郡仍有甌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

通鑑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四 五

周世宗



為爵林郡梁武帝以爵林郡為桂州後割桂州之鬱

林寧浦立定州尋改為南定州隋改南定州為尹州

唐改貴州漢以郭榮遙領刺榮本姓柴考異曰世

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

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祿十

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薛史世

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

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

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為已子按今舉世皆知

世宗為柴氏子謂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錄云太祖長

子諶亦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

甚矣郭榮始五月巳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

折德宸為本州團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寵

德辰守府州資序未至而府州被邊一城之地德宸

耳故降為團練使其後復以為節鎮以寵折氏德宸

從阮之子也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

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

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近其勦翻善惡之間所宜

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

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矣郭威言及此蓋已知帝至

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鴛音庶不負驅策帝歛

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

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法

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

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言軍期事須

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如丙午以皇弟山

尋常公事須先申木管斟酌以聞

將略



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

閣年尚幼且有羸疾也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

橫橫戶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

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歐史作郭淮攻南銖不

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

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屏必郢翻又卑銖不敢發瓊

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

瓊為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

為手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

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

躡鴟間虎膺之下躡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

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此關玉柱三分替此無名

指也奇兵關潛此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三洛謂

其腕也生其五峯五峰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蓋

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史弘肇不閑其事言不素客省使閻晉

珣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

憂罰爵壺射之事不勝者罰爵自古弘肇妻閻氏本

酒家倡也倡音昌酒家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

逢吉詬古侯翻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弘

肇索劍欲追之毆鳥口翻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

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孰與弘肇即上馬

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上時掌翻鑣悲驕翻

如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



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

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壘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閏月

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

步而落震歿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數所角翻鄭

面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為開明門晉改為金義門西帝

召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

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

延又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又對請讀貞觀

政要而瀆之觀古六月河決鄭州歐史曰六月癸

原武縣屬鄭州九城志云原馬希萼既敗歸僕射

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乃以書誘辰澁州及梅山蠻誘音酉敘

卷上年八月乃以書誘辰澁州及梅山蠻音敘宋白

日潭州西有梅山洞為草寇之窟穴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

之富帑它朗翻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

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城志益陽在潭州西

北一百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

其城嘗蕭所築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

敗死璠音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

文徽馬先進等被擒見上二月查馬希萼又遣羣

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

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處昌潭人震恐

易城



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王潭九域志潭州湘

潭州西復扶又翻鄉縣有玉潭鎮在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

仁誓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巴西立子玄

詰為秦王詰音哲玄珏為褒王 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

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

泣號戶戰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歿不置汝以其降契

丹而亡晉也事見二百八十六卷開運二年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

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

過半矣恙余亮翻從才用翻過音戈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

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

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

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

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

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

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荆南高氏嶺南劉氏江南李氏乞發兵

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江南遣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

西至澧州三百餘里荆南遣兵援朗徑度江南趨澧州亦三百里自澧州東南至朗州三百五十九里

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希

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

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



萬朗桂以潭州為都府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

十艘艦戶黥翻艘蘇遭翻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

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

入朗州境九域志潭州非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

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

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斷音短是日馬希萼遣朗兵

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涓州歐史作涓州彥瑫乘

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

已斷自斷歸路則當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異曰

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

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

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反狀已明請殺之希

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

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州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

白曰龍陽故漢索縣地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

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

眾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

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

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歿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



徽於唐文徵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史言唐不能正查文徵敗

軍之罪瘖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蜀太師中

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

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楊徐

世為仇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

年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春秋左氏

疏吏駢若愛歿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

公謀也為于偽翻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

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

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趣七喻翻

湖湘故事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自稱順天王詔侍

王殷

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

備契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又有侍衛馬軍步

屬蜀王殷殷瀛州人也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

使王令溫為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內難謂殺

楊邠等以召郭威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

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

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

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

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遺唯弘

宿食不戾  
史筆



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契丹

中原蕩覆契丹公私困竭章据據遺利吝於出納以

實府庫屬三叛連衡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緒

衡讀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

餘積予讀曰與以是國家粗安粗坐章聚歛刻急力

瞻翻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

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赦文應

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已前已有

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

令輸省耗而又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

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沈括曰今之數錢百

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有犯鹽禁

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

不常自唐中世始申榷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造麴

至於礬禁新舊唐書食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

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西山谷及隴西

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為軍綠礬則

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

石也採得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

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絳礬也自由是百姓愁怨章尤

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喜許記翻

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

章更增之估價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嬖甲義翻太后

親戚亦干預朝政朝直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

劉晏委用  
士人有以  
也



斬之過矣

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

也太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使掌內帑帑底朝翻帝即位尤

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吳虔裕出鄭州使闕宣徽北院使帝及

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

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

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

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姓譜後姓望出

東海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

官常執手於執政是年夏五月劉銖自青州召歸執手者執其手而詆怨之帝初

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

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

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

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復扶又翻

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

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禁聲謂禁口勿言使

不出聲也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

間古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

聲作坊造兵甲之所作坊使領疑有急兵達旦不寐

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

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

議事憤激積漸不容罪在臣子



太后

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儒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史言殺邠等非太后之意復扶又翻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閹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使閹晉卿得見史弘肇則李業等之死不待郭威之入也天方授郭威故史弘肇等先死以除其偏豈特人事哉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廡周南翻按薛史晉天福四年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為永福殿周顯德四年新修永福殿改為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

失刑

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萬歲堂為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八月改玄德殿為廣政殿將即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穉直利翻橫戶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僉從盡殺之帥讀曰率騎奇奇翻僉若念翻從才用翻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

失刑

通鑑卷之三百一十一 後漢書一百一十一 隱帝



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  
 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  
 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  
 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徵諸帥欲其以從兵  
 備宮闕李穀一刺史耳  
 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  
 盧節度使劉錡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  
 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閩晉卿權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內侍省當  
 作內客省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  
 駭駭其變起於倉猝而  
 憂禍至之無日也蘇逢吉雖惡弘肇以弘肇詬  
 怒逢吉欲  
 殺之故惡之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  
 也惡鳥路網

事太匆匆匆匆急遽不  
 審諦之意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

李洪建

此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錡極其慘毒嬰孺  
 無免者嬰嬰兒鄭玄曰嬰猶鸞彌  
 也孺乳子飲乳之子也命李洪建誅王殷  
 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飲於禁翻  
 食祥吏翻丁丑使  
 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  
 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  
 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  
 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  
 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解佳買翻  
 釋也說也時事  
 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勸之舉兵也  
 職史曰威匿詔書  
 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



郭崇威詳  
修已策

仁浦勸威反，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滿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書必本於周史。周臣為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其君諱復、魏仁浦、繇、節耳。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累力 瑞翻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效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

趙修已諫李守貞而勸郭威，自信其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

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將即慕容

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充

州至大梁六百里，慕容彥超三日而至，自以於先帝同產之親，急於赴闕，而不知其才智之不足以濟也。

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大帝聞郭威舉兵

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

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

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

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閭晉卿、吳虔裕前保大

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趣七 渝翻是日郭威已至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後漢紀四 隱帝 七



澶州

魏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

李洪義納之王殷

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鷲脫覘

郭威威獲之

鷲力鍾翻又盧紅翻歐史作鷲亦音龍

戊寅鄴兵至河上巳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

赴澶州守捉鄴軍獲鷲脫又云庚辰郭諱次滑州宋

延渥納軍辛巳鷲脫還宮薛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

得密詔遣陳光穗至鄴都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

至澶州庚辰至滑州是日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餘

與實錄同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遵路

明日遇鷲脫云見召侯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趣滑

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薛

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鷲脫十七日至滑州

餘與實錄同按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侯益

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獲鷲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

遣侯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鷲脫行在遣益之後今

從薛史周太祖紀以表置鷲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

詔書延頸俟歿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

右貪權無厭者請臣耳厭於逼臣南行請闕請罪臣

求歿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

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請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

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

澶州西南至滑州一百餘里趣七榆翻

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

考異曰隱帝實錄十一月丙子誅楊史丁丑孟業

至澶州王殷錮業送郭威即日首塗戊寅至河上見

王殷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

入朝見至詰旦以夢示峻是日陳洪穗至鄴都是十

四日丁丑也翌日為衆所迫遵路十五日戊寅也明



之速漢周實錄首塗與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延渥

洛陽人其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

物以勞將士勞力到翻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

南來侯益兼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

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

歎不恨郭威以此觀衆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

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

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處

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

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

草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草草亦言率爾欠審諦商量之意李業等請空府庫

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

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為於偽翻下當為同乃賜禁軍人二十

緡下軍半之將士在井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

誘音西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怙懼太后泣曰不用

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李濤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

勇言於帝曰臣視井軍猶蟻蠃耳爾雅註蟻蠃一名醯雞之所生

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蟻蠃生朽壤之上因

雨而生觀陽而歎莊子謂之醯雞蟻莫結翻蠃莫孔

當為陛下生致其魁為于為翻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後唐紀一 隱帝



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將即亮

教翻易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

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

復扶又翻義宜崎翻帥讀曰彦超以大軍屯七里店

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丘帝欲自出

勞軍勞力到翻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

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

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使帝從太后之言

未至於野歟也時扈從軍甚盛從才用翻太后遣使戒聶文

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

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彦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

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

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陳讀

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

動久之慕容彦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

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騎奇奇翻彦超馬倒幾獲

之幾居依翻彦超引兵退麾下歿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

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彦超袁義劉重進

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

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



早幸臣營

宋延渥主婿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衛乘繩證翻間古覓翻

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南軍多歸於北

比必利翻及也

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

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

寨餘皆逃潰

三相寶貞固蘇逢吉禹珪七里寨即慕容彥超所屯七里店寨

乙酉旦

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

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

玄化門大梁城北面東來

第一門也本酸棗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

劉銖在門上問

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

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為射而亦翻

帝回

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

弒

考異曰實錄帝至玄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遇亂兵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

抽刃犯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

北於帝而崩允明自親信何山弒逆蓋郭威兵殺

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弒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

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

李業奔陝州

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十九里李業欲依其兄耳陝失冉翻

後匡

贊奔兗州

欲依慕容彥超也

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

罪也

號戶翻

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

兩射者射威矢如雨也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

迎春門汴城東面非來第一門也本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

建陽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

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四 隱帝

三



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

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

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復扶

遂刎其首而去此禍抑天道也勿武粉翻吏部侍郎

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

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

殿堂象東井刻為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

漢宮殿率號屋仰為井皆畫水藻蓮菱之屬以厭火

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絳疏又王文考靈光

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渠蓋為方井而畫藻其上也

陸佃埤雅曰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

覆椽謂之藻井遂以凍卒卒子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

浦為隣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

不測言幾至于死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

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

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

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

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

中皆賴以全射而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日五代

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

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

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銖為漢家戮叛族耳

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

隱帝實錄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賴郭瓊

趙鳳是亂



論之始入朝私怨楊史快其就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歿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所記錄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

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

郭威曰不止剽掠剽匹 妙翻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

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分扶 問翻至晡乃定竇貞

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

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楊亦史 弘筆李業等作亂但

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處昌口口翻 下處八分同郭威命有司遷

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

禮高貴鄉公事見六十七 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

能保衛乘輿乘輿 證翻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太師馮道

帥百官謁見郭威帥讀曰 率下同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

時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帥百官謁之周 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

日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 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為帝者蓋以漢之宗室

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鎮舉 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

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贊乃崇子故迎贊而立之使兩 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

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為敵者唯崇而已 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

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易以 豉翻丁亥郭威

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

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誥云然郭威 之志也此事考異已



辭之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

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

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

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日贊少慧郭威王峻入見

太后於萬歲宮按薛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

日因萬歲殿為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

起羸倫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

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

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

日備灋駕迎贊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

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日周太

祖實錄已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

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

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齋詔同日首塗五代

史闕文周祖請道請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

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人及行

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為謬語人矣王禹偁曰周世

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按

道廉智自將陽愚遠禍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

徒欲歸美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

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繼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

謙遜恐無此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每見朝廷

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

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

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衣于令草太后誥令



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蒼黃者猝遽之

狀論盧昆翻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承德賜

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官押班供奉官之長也生辰物謂聖節回賜

承德郭威之婿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承德思素

聞郭威多奇異囚承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

承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

涉浹旬此必利翻十日為浹旬徐州至大梁七百里郭威計程言之也請太后臨朝

聽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朝令稱制隱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誥今從之朝直選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

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希萼引

王贊

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

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

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贊父環為先王將

六破淮南兵王贊父環馬氏之良將也將即亮翻今大王兄弟不相容

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

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

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

至湘陰焚掠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

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為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三縣界處巴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



嶽麓盛弘之荆州記長沙兩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各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輟湘江道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

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

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帥讀日率屬之欲翻以馬

希崇為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為希萼調希廣希萼又以利啖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為將希

崇監軍所謂藉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

口扼湘陰路瀏江口有駝駝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

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朗兵柵于湘西可瓊德勳之

子也許德勳亦楚之良將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

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

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考異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

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口漢歷未盡但以即位後讐殺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長耳時周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弟俟旦而族之聞其言蹶然遠命釋之按周祖時方迎湘隕公立之豈得遠言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

劉氏祚短乎今不取

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

殷屢為洪建請免死于殷先與李洪建分掌侍衛馬步軍以同僚故為之請為于偽

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

業至陝州陝失冉翻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

後漢紀四 隱帝 三



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蜀施

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

忠於我執之歸於蜀伏誅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

數萬騎入寇攻内丘 内丘本漢中丘縣隋避武元帝

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五日不克歿傷甚衆

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

九域志饒陽縣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

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

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

樞密副使 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 見二百八十一

彭慈山翻楚人惡其獷直 惡鳥路翻楚王希廣獨憐

之以為强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高常欲為希廣

死 為于偽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

江西 湘江西師高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

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

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

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

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閒使以厚利啖許可瓊 閒

覓翻啖吐監翻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

高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 許



瓊德勳之子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

故自言爾

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

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伍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

造七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

到翻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

真將軍也吾何憂哉臨亂之若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

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舸苦我翻一旦彭

師嵩見可瓊瞋目叱之真瞋目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

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

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楚加許德勳詩中故希廣稱之師嵩退歎曰

王仁而不斷亂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

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

于江上瓊刑狄翻塑桑故翻搏舉手以却朗兵又作

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命眾僧日夜

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衣于既翻下暉甲辰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考異曰湖湘故事作何景真今從

十國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于楊柳曰彼眾已懼擊之

紛錯先是希廣命韓禮營于楊柳橋紛亂也錯雜也陳讀曰陣曰彼眾已懼擊之

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

不中手式又翻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

大潰禮被劊走至家而卒劊初良翻于是朗兵水陸急攻

何敬真

雷暉



吳宏  
楊滌

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長樂之下當有門字許可瓊劉彦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鬲戰于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楚王馬殷謚武穆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

諸子趣袁州遂奔唐

楚王希範謚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三十四里趣

七喻

張暉降於希萼

張暉先是自益陽道歸長沙長沙既陷遂降于希萼

左司

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

馬希崇通希萼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

年帥讀

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

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鬲投槊于地大呼請死

呼火

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

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卒如張少敵拓拔桓之言丙午希萼命



劉賓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後漢紀四

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

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馬氏

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楚王此皆父兄官爵希萼未稟命于中國而自稱之

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為希崇殺張本湖南要職

悉以朗人為之嚮食李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

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

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

所答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天福十二年希萼希廣始爭國

次年交兵至是三年矣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

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高葬之于瀏陽門外

輩延美

楊温

瀏陽門潭州城東門瀏音劉

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輩延

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温守徐州為二人以徐州拒周張本輩延美據下卷

及歐史當作輩延美輩以邑為姓周有卿士輩簡公晉有大夫輩朔從才用翻與馮道等西

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

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勞力到翻受命之際相

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

復立我輩尚有種乎種章勇翻巴西威聞之即引兵行趣

澶州趣七喻翻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楚王希

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

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恒欲用之恒稱疾不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後漢紀四 隱帝

七



起自希廣之立拓拔恒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壬子郭威度

河館于澶州館古玩翻澶時連翻 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

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

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

被威體被皮義翻 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

乃上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隋

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城屬滑州九域志在州東

南五十里丁度曰韋城縣古豕韋國也上時掌翻

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

有憂疑恐京城士民懲前者剽掠之禍離力智翻 戊午威至七

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

村臯門村蓋在臯門之外按大梁城無臯門詩大雅綿之篇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毛氏傳曰王之郭

門曰臯門鄭氏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

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之庫雉至禮記明堂位

記周賜魯公以天子之制其言曰庫門天子臯門雉

門天子應門鄭注又云天子五門臯門庫雉應路曾有不

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歟詳而味之詩箋記注微有不

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臯門村蓋以郭門之

外有村遂呼曰臯門村合于毛氏詩傳臯門村屬開

封縣薛史云王擢葬于開封縣之臯門原以是知之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請許州巡檢備劉信也汴

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耳贇不意其至故驚而詰之詰去吉翻 對曰澶州軍變郭



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崇威

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先是使馮道迎贊故道在贊所崇威

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論之少

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

按薛史護聖漢侍衛馬軍也帥讀曰率下同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說式

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

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論以禍

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

卒北走晉陽宋州睢陽郡贊父崇鎮彼新定京邑未

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

超令超帥眾歸之誘音西贊大懼郭威遺贊書云為諸

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

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馮道

唐明宗天成二年為相至是二十四年日三十年舉成數也遺於季翻今崇威奪吾衛

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無以答贊故默馮道

也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將即亮翻贊曰汝輩勿

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契丹主入汴責劉繼勳繼勳歸

劉贊從賈貞之意道亦必歿矣而契丹主謂道非多

事者劉贊謂無預馮公事豈非以其在位素懷冲澹

與物無競人皆敬其名德而然邪道之全身固為得

矣有國者焉用彼相哉然自後唐同光以來樞密使

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斯無難惟崇威遷贊於

受責俾如流以此而言道未肯受責也

唐明宗天成二年為相至是二十四年日三十年舉成數也遺於季翻



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誥廢贊  
 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  
 后誥以待中監國太后兩誥皆郭威之志也侍中稱郭威官百官藩鎮相  
 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曩  
 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  
 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  
 决政事朝直宗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  
 用事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